

● 台湾著名作家谭谈侠义言情传奇系列

站笼



环出版社

站 笼

〔台湾〕谭谈著

三 环 出 版 社

中国·海口

责任编辑
封面设计

站 笼

〔台〕谭谈著

三环出版社出版

(海口市花园新村)

北京首都发行所发行

北京三环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 7.0625印张 150千字

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30000册

书号:ISBN7-80564-018-1/1.19

定价:3.20元

台湾著名作家谭谈系列小说

寡妇客栈（又名《野狼坡》）

张飞庙

霸王庄

坛子怪

响铃刀（又名《金凤凰》）

狐仙灯

女屠户

站笼

吹烟的

我是太妹

画中人

人妖

败子回头

大陆版权独享翻印必究

说书的刘大牙醒木一拍——“砰”！兴安茶楼上百来茶客鸦雀无声了。

说书这玩艺北京叫“评书”，但在当地——“弯腰树屯”却称之为“刮大风”了。

“刮大风”三字倒是颇贴合题意的，大风一刮，晕头转向，说书的就要有一套令听众摸不着头脑的本事，否则，就不叫说书的了。

刘大牙四十来岁，天生就一副吃开口饭的长相，三根半山羊胡，一指宽脸膛，焦黄的小辫，瘦巴巴身材，看起来既可怜，又有点滑稽。

“喂！刘大牙！”一名茶客说“别他妈的秦琼卖马啦！半个月都卖不出去，听腻了。”

“来段小寡妇上坟”。又有人提出意见。

“还是老包铡陈世美够劲。”

刘大牙黄板牙一毗：“十八口子当家，叫俺这大厨师如

何下刀？”

“别理他们！”一个二十郎当岁傻乎乎的小伙子开了口：“嘴巴长在你嘴上，既不是茶壶，又不是夜壶，任由人提，任由人倒。”

座上哄堂大笑，小伙子的缺德话比“刮大风”还有味道。

三冬腊月穿长衫——刘大牙罩不住啦。

“奶奶的……”他气得黄毛小辫跳了三跳，但一打量小伙子长相，黑得赛灶王，站起来像铁塔，冷了半截。

“老子不说了！”刘大牙只有自己斗气；光绪末年，政治不达边疆，胳膊粗是爹，枪杆是爷，他认了。

不说书并不影响刘大牙的生活，好在是客串，说书仅不过混杯茶喝。

刘大牙找了个偏位坐下，人一烦，要了四两烧刀子，外加羊肉泡馍，那年头茶楼跟现在饭店差不多，只是煎炒烹炸的火候菜没有罢了。

小伙子凑过来了：“大叔！请恕小子年轻无知，嘴上无毛，方才出言顶撞，这厢陪礼了。”

小伙子倒是诚心诚意作了个长揖。

刘大牙气消了，何况小伙子加了两个菜，同时表示今晚的客请定了。

“小哥贵姓大名？”刘大牙套起近乎。

“小子姓黄名平，到贵宝地讨生活。”

这话不假，黄平是外乡人，肩上有褡裢，桌前还放了个不大不小的黄土布包袱哩！

“黄老弟！”刘大牙干了一杯说：“到这儿讨生活很容

易，只要肯吃苦，有把蛮力气，干修路工人最适当了。”

“请指点下修路找谁接头？”

“街西首广泰驮马行报个名就行了。”

“驮马行？路远未修好驮马行已经有了？”

“黄老弟！有钱人未雨绸缪，不能等着路修好才准备驮马行吧！”

“这么说，那有钱人很有魄力，很够眼光了？”

“难道你未听说过朱大爷朱一峰这个人？”

“不大清楚”。

“朱一峰就是弯腰树屯屯长啊！”

“怪不得财大气粗！”

“轻声点！要是教他的耳目听到，就麻烦了。”

“奶奶的！他敢把小爷的奶子咬掉？”

“嘘——”

刘大牙赶忙食指嘴上一竖，示意黄平说话谨慎，足见朱一峰朱大爷不是等闲之辈。

“干杯！”黄平杯子一照。

黄平并不紧张，但他却想转变下刘大牙的不安情绪。

酒能壮胆，刘大牙三杯下肚，不问自说：“黄老弟！看你是老实人，不得不特别提醒下，那朱一峰不但与县太爷有交情，还跟个叫吉田的日本买办称兄道弟哩！”

“日本人放个屁，连慈禧老佛爷都说是要香的，朱一峰势力不小了！”

“谁说不是？所以他被推选为弯腰树屯屯长后，比皇帝还要威风。”

“真格的！贵宝地地名为什么叫弯腰树屯？”

“老弟认为很怪是吗？”

“总觉得听起来不太顺耳。”

“站笼庄呢？”

“站笼庄？！”

“不是更怪里怪气吗！”

“是啊！请指教。”

“都与朱一峰有关，因为……”

刘大牙忽然看到一对眼珠子向他射来，他赶忙把话收住，当认清那人是谁时，吓出一身冷汗。

“怎么不说啦？”

“刁师爷来了。”

刘大牙嚟门压低，一脸惊恐表情。

黄平虽不明就理，却已把刁师爷弄清了，刁师爷就坐在邻桌，八成来到不久，他三十光景，生了张没有血色的脸，衣着很考究，银灰色皮袍子，三块瓦皮帽子，胳膊上还架了只神骏无比的黑鹞子。

刁师爷一人一桌，似乎在等人，果然，人来了，是位很朴实的上年纪人。

上年纪人一入座，哭丧着脸，摇摇头。

刁师爷冷笑一声，站起就走，上年纪人赶忙迫出茶楼，黄平觉得这里面文章不少，可惜，戏刚开锣，就结束了。

正待问问刁师爷是何许人物，入口处棉门帘一挑，走进两位妇道人家，不料，刁师爷又回来啦！

一个是娘，一个是女儿，娘四十光景，胖敦敦的，一副福像，可是穿的却邈邈得很，跟讨饭的差不多。女儿呢？二

十不到，粗钗布衣，却丽质天生；尤其剪剪双眸，似秋水充满了智慧，显示出聪明，她实在不像个下贱之人。

少女抱着琵琶，大眼睛一眨，盈盈欲泪，乌油的头发上，还插了根不大相称的草标。

插草标代表卖身，卖身分两种，为奴、价钱便宜，作妾、银两增高。当然，卖身之人要凭运气，自己是无法选择的。

茶客们视线都集中在少女身上，但黄平却例外，黄平不是个普通少年，允文、允武，堪称全才；唯一的缺点是：见女人脸红，江湖磨练不够，所以他连眼角也不敢对此美丽少女瞄上一下。

“妾身赵氏！”中年妇女说话了，“先叫小女月娥伺候各位爷们一段小曲吧。”

赵月娥二话不说，纤纤玉手弹了个过门，果然唱了段描述自家身世的曲儿，大意是：家乡闹胡匪，随同父母流浪四方，到了弯腰树屯后，老父病倒客栈，生命难保，由于银钱用光，只好插标卖身，一为救父病，一为使自己有个依靠。

赵月娥唱罢，善心人赏了几个零碎钱，但却没有听出小曲中赵月娥的期望。

黄平是了解曲中含意的，只是脸皮薄，想帮忙，却拿不出勇气。

“小姐儿！”刁师爷色迷迷盯着少女耸挺胸脯说到：“唱得不错，拿去。”

是枚龙洋，少女刚要伸手，刁师爷又把龙洋收了回去，笑道：“大爷要选个曲子，再加一块龙洋。”

赵月娥羞答答说：“恐怕不会唱吧？客人拣容易的点。”

“容易的很！十八摸。”

赵月娥粉脸悠然一红，有几个流字号人物，鼓起掌来。

十八摸是支最低贱小曲，连妓院的粉头都不好意思唱，何况是个未出嫁的大闺女？

黄平实在看不过去，忍无可忍说：“姓刁的！谁无父母！谁无妻女，阁下未免过份些吧？”

“去你妈的！”

刁师爷跳过来就是两耳光。

“既知老子姓刁，还敢出言无礼吗！”

黄平怔了怔，吁口长气，笑了笑，竟然甘愿自挨了。

外行人认为理所应当，惹上刁师爷等于鸡蛋碰石头，但内行人不同了，黄平眸光精华暴射，那是说武功有着相当火候，黄平不是个省油灯，只是严守武训，不愿小题大作罢了。

刁师爷伸手不打笑脸人，不便再发作，遂将一块龙洋塞在赵月娥手中，笑道：“拿去吧！可怜兮兮的。”

顺手在赵月娥娇嫩的脸蛋上摸了一把。

赵月娥却将龙洋桌子上一放，说道：“刁师爷！小女子不会唱‘十八摸’，钱不敢要。”

“刁师爷叫你拿去，你就拿去。”

刁师爷抓起龙洋本想再逗逗小姐，谁知一望龙洋，脸色大变，急得招呼也不打，走了，自自然然没有人注意到刁师爷反常的动作。

他这儿一走，刘大牙敢说话了：“我说赵家大嫂，您这

位闺女插标，卖身，依我劝，还是免了。”

赵氏叹口气道：“女儿可是我身上肉掉下来的，有了点办法，舍得叫女儿卖身替父治病吗？”

“孝道、孝道，令人敬仰，不过，到茶楼找出路绝对不是办法。”

“为什么呢”？

“只要注意观察下，就该心里有数了，到茶楼的有两种人，一种过行旅客商——行旅客商那有闲工夫管这码子事？另一种修路工人——修路工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有闲钱讨女人吗？”

说得赵氏泪眼汪汪，赵月娥愁眉苦脸的说：“娘！到别的地方再碰碰吧！”

“乖女儿难为你了。”

“总不能对自己的生身之父见死不救吧？”

“大娘！”黄平眼观鼻、鼻观心的插了口：“小子敬你们母贤女孝，一点小意思给赵大叔治病吧。”

说着，取出褡裢里碎银，双手捧上，赵氏接过掂了掂，道：“差不多有一两？”

“是的！”黄平点点头，“九钱多。”

赵氏笑得有点暧昧：“一两不到的碎银子就想讨俺女儿做老婆吗？”

黄平面红脖子粗的：“不！不！小的要有这等心意，天诛地灭。”

“敢情真的是为了月娥的爹治病了？”

“请不要见疑，人是应该互助的。”

“知不知道咱那个老不死的一剂药多少银子？”

“这……不清楚。”

“十两银子一剂，还要看人情哩。”

“这……这么贵？”

“不贵的药能治大病吗？小哥！谢啦？还是拿回去多吃两碗羊肉泡馍吧！”

黄平接回银子，尴尬万分。赵月娥却说道：“这位大哥贵姓高名？”

“黄平。”

“黄平？太好了，小妹要把你的名字记下。”

“名字记下？”

“总算对人家是番好心肠。”

“忙又没帮上，惭愧。”

“其实我爹的病两剂药病除，三剂药断根，银子吗？三十两足够了。”

“三十两？”

“当然！有钱的不算什么，穷人可就难了。”

“行！黄某可以办到。”

“救病如救火呀。”

“明天午前送到还不迟吧？”

“知道人家住那里吗？”

“姑娘请指教。”

“西大街的广泰驮马行。一问赵海泉都知道，赵海泉就是小妹的爹。”

“好吧！再见了。”

“你怎么老是低着头呢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黄平人一急，嘴巴巴咭巴咭了。

赵氏说：“小伙子！没问题吧？”

“没问题！没问题。”

“如果有问题，你就是凶手了。”

“凶手？天！”

“耽误了我那口子的病，不等于凶手吗？”

“大娘擎好，小的一定明日午前三十两银子送到广泰驮马行。”

“看来还得替你出个主意才行。”

“主意？什么主意？”

“首先你要了解，做筑路工人是按天计资，透支一文钱等于屎壳郎撞窗户——没门。”

“哦！这的确是个难题。”

“所以你必须天一亮，到西门外土岗子上找位拉野屎的人。”

“拉野屎？什么意思？”

“是那个人的习惯嘛！蹲在土岗子上拉野屎，既透空气又卫生。”

“那人如何认法呢？”

“据咱那口子说，那人四十来岁，未老先衰，头发都掉光了。”

“他很有钱了？”

“当然！咱那口子说只有没头发的先生才雇长工。”

“听口气赵大叔认识那个人了？”

“就是因为找到那个人试了半天工，才把老毛病给犯了。”

“年纪大的人是不太适合于苦活的。”

“唉！人穷志短嘛！”

“大娘请放心，小子会尽快把银子送到的。”

作了个长揖，算过酒菜钱，忙不迭的跑出茶楼，他实在不敢看到令他心跳的那双美丽的大眼睛了。

隐隐传来茶座的笑声！

笑什么？笑黄平的愚，笑黄平的傻，其实黄平既不愚，也不傻，只是心地厚道罢了。

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！他兴奋。

那美丽的大眼睛呀？黄平脸红了。

“悦来栈”座落东街，是家不算太小的客栈，黄平半年前曾来过此处一次，可说是旧地重游。

悦来栈房间分三等，一等有跨院，独门独户，二等有套房，也甚方便。三等不过是一单间，一土炕，一小桌而已。黄平当然住的是三等房间，可是半年前他确曾经住过一等房间，而且还大吃特喝。

不料翌日算下帐来，黄平几几乎走不出大门，恩师苦道人遗留下的一口袋制钱，敢情是不大顶用。

客栈的小二还是何嘴快，将黄平让入客房后笑道：“黄客人！半年不见了，那儿发财？”

“奶奶的！三十晚上站地洞——混不下去啦！”

“这么久还没找到事？”

“事？土让炮打了。”

“黄客人，你？”

何嘴快万万料不到半年未见的土豹子，文乎文乎的说话，竟然粪坑里张嘴——又臭又脏。

何嘴快倒是个实心眼人，说道：“黄客人！恕小二出言

无状，阁下满厚道的，怎么学得油腔滑舌呢？”

“没法子呀！”黄平叹口气：“小弟入世不深，初出道，但知谦恭有礼，谨言慎行，那里知道世上不作兴这一套，不但处处碰壁，还被人认为穷酸哩！”

何嘴快不知想起什么，失声大笑。

“笑我？”

“是啊！笑你第一次来客栈时，出口是之，闭口是也，俺小二沏了壶茶，贵客人居然来了个‘感何如也？’‘幸何如也？’然后一揖到地，怪不得有人叫你穷酸。”

黄平不禁莞尔道：“所以小弟改变作风了。”

何嘴快不以为然说：“一个肚子里有玩艺的，硬是装着骂大街，不一定够高明。”

“但小弟凭村夫俚语，反而很受欢迎。”

“唉，人真他妈的是贱骨头了。”

“小二哥！我看你该招呼别的客人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！咱下班了。”

“下班？”

“小二也该有个休息的时间吧？”

“是不是想跟在下聊聊天？”

“嘴巴想着就不叫何嘴快了，问题是客人烦不烦。”

“不烦！不烦！索性弄点酒菜助助兴。”

“行！边喝边聊，够情调，菜吗？你请。酒吗？算小二的了。”

何嘴快一跳老高的走了，一个爱说话的人有机会表演嘴皮子，该也是件快乐的事吧？

黄平心说“正好”，弯腰树电和站笼庄之谜可以得到答

案了。

何嘴快嘴快腿也快，两盘卤菜、一碟花生米，正是下酒菜，于是你一杯、我一杯，话匣子打开了。

“屯名弯腰树，庄叫站笼，怎么解释？”

“上次来没听说过？”

“上次出了点意外，来不及问啊！”

“什么意外呢？”

“嘻！嘴快，是在下先问你啊！”

“对了！先问的先说，‘弯腰树’就是‘吊颈树’，这可是大名鼎鼎的朱一峰大爷的大功德！”

“朱一峰是屯长了？”

“正是他！这话说起来得由两年前谈起，那时候弯腰树屯只是三五猎户小村子，有一天朱大爷带了一批人来了，同时招揽逃荒者、避难者，修起公路，兴水利，地方也就逐渐繁荣了。”

“这与弯腰树有关？”

“别急嘛！是这样的，地方一繁华，闹起了胡匪，亏得朱大爷县城有交情，手底下有本事，于是猛抓胡匪，朱大爷为了惩一儆百，硬是把抓来的胡匪活活吊死，不见城西那排大杨树吗？大杨树吊的人太多，树慢慢的弯了腰，这就是‘弯腰树屯’的由来。”

“站笼庄呢？”

“朱大爷本认为胡匪会被吓跑，不料胡匪化整为零，有的埋伏于工人行列，有的居然做起生意来，甚而，混入朱大爷府内当佣人。”

“这不是很麻烦吗？”

“所以朱大爷为了确保地方安全，不得不仿照古代刑法，构制站笼，就在他的庄前把匪徒活活‘站’死，说起来，朱大爷可是惩恶扬善，菩萨心肠。”

“假使不出所料，‘悦来栈’也是朱一峰开的了。”

“一点不错。”

“怪不得哩！”

“咦！话里面有骨头。”

“骨头照样可以下酒，干杯吧！”

何嘴快果然又一杯杯下去，直到酒光，菜馨，何嘴快还依依不舍的不愿离开。

何嘴快走后，天色已然不早，黄平仰在床上，脑中却盘旋半年前来“弯腰树屯”的一段往事。

那往事几乎送了他的命，也是他此次来“弯腰树屯”的主要原因。

行笔至此，不得不把黄平的身世做一交待了。其实，黄平身世很平凡，平凡得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父母为谁？家乡何处？

只晓得他是个老虎嘴——被苦道人救下的婴儿。

苦道人满肚子学问，一身本事，随着岁月更替，传授给黄平，苦道人无疾而终，证道野人山。

黄平葬掉亦师亦父的苦道人后，第一次踏上复杂的社会，毋怪黄平拿着制钱当银子在悦来栈闹出笑话了。

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——恰也是天上月圆，人间月半的中秋佳节。

半年前的黄平离开悦来栈了。

他惶恐：惶恐制钱完了，那里去吃饭？